

坊间纪事

花草

□ 马卫

秦晓阳长得五大三粗,拿他老婆的话说:你要是生活在宋代,就是梁山好汉了。

秦晓阳嘿嘿一乐,老婆拿他开涮,他听了一辈子,从大学耍朋友时开始。那时,因为他长得粗壮黑蛮,几次保护了老婆不受欺凌。有一次与校外流氓打了一架,眉上还缝了几针。

才五十出头的秦晓阳,辛苦了一辈子,终于船到码头车到站,退居二线了,简称内退,就是工资照拿,等到六十再办退休手续,所以在老家就百无聊赖。

有的人退下来了,钓鱼,说是养性。但是,秦晓阳看他们在污浊的河汊死湖边坐着,望着肮脏的漂浮物半天,早恶心了。有的人退休后喜欢旅游,可来自农村的秦晓阳舍不得钱,新马泰六日游,港澳台五日游,桂林四日游等等,也要几千啊。跳舞呢?秦晓阳觉得根本达不到锻炼目的。一个大男人,在那儿慢腾腾地举手投足,搞笑。

于是没有爱好的秦晓阳,日子过得不咸不淡。

有一天,他上街买菜,这是他从老婆那儿争取来的权利,碰上了于七。

于七那天在菜市场门口卖花,一个蔫巴老头儿卖花,而且用个四轮的小推车推着,别有一番情趣。

月月红,这是农村几乎每家都有,山坡上随时可见的;杜鹃,坡上大片大片的;野菊花,林中有的是啊;还有鸢尾草,其实就是扁竹叶,农村的竹林沟边,多得牛都不吃。

于七的花草,一块钱一株,根都用塑料口袋包着一坨泥巴,嘴上说保证栽活,活不了,退钱(一块钱谁还来退?找麻烦)。于是于七的小推车前,男的,女的,老的,少的,都在选花。秦晓阳好不容易才挤进去,他虽然不喜欢花草,可同样有种市民心理:见便宜不捡,是憨包儿。

一块钱,买了一株鳶尾草提回家,老婆笑得差点背了气——你个死老头儿,人家买花,要不是玫瑰,要不是牡丹,要不是桂花、兰草什么的,哪家种这贱得不能再贱的扁竹叶?

秦晓阳差点无地自容。好在是自己老婆说的,也不羞人。扁竹叶

心灵小品

妙哉花果山

□ 刘天扬

这只能算是一座山包,因没有高峻的山峰,多少让人有些怠慢。只是接踵的游人,嘈杂声浪,这种闹腾的场面,倒把这座山村得静穆起来。好在天公作美,似有还无的云雾让山体变得云雾缭绕,葱绿的植被,蜿蜒的山道,有些小径通幽的趣味。

小山不高不大,又被俗人硬冠上诸多《西游记》中的人物化石演绎,甚至有画者按图索骥地帮游人识别。我不去辨识,仅作对这种人在自然面前的班门弄斧怀揣了几分嘲讽。

天是阴的,但天空却是明朗的,这种阴而不暗的天色,在我可是不多见的气象。都道是花果山因“孙悟空”显贵,尽管有关感恩如何亲临此山的传奇,我还是觉得出花果山与孙悟空的不相干。这座小山之所以不被世人遗

手机语文

明日黄花

□ 董改正

从习惯看来,“明日”只能是将来时,而冠之以“明日”而表示过去的,只有“明日黄花”一词。常见有人写道“昨日黄花”,却是“想当然耳”;这两个词,都来自于古怪刁钻的苏东坡。

苏东坡有《九日次韵王巩》一首七律,中有“相逢不用忙归去,明日黄花蝶也愁”一句,造出“明日黄花”这个成语。黄花即菊花,古人重阳有饮酒赏菊的习俗,只在重阳日当令应景,过一日,便为过时之物,所以,明日就这么稀里糊涂表示了过去之事。

在苏东坡之前,唐末诗人郑谷有一首《十日菊》:“节去蜂愁蝶不知,晓庭还绕折残枝。自今岁今人别,未必秋香一夜衰。”其实菊花花期长,在江南开到小雪节令依然精神,不会过了一天就凋残的。郑谷一语中的,是因为“人心别”,黄花依旧,“人心别”导致明日黄花成了旧物。

王巩是世家子弟,丞相王旦之孙,北宋著名诗人、画家。苏东坡曾谦虚地说:“诗律输君一百筹”,苏东坡守徐州时,王巩去拜访,两人游泗水,登黉山,吹笛饮

就扁竹叶吧,一块钱一株,便宜,还包括。也不等老婆多话,找出个旧盒子,到小区的空地刨了一盆土回家,把鳶尾草种下,淋上水,心安理得去看电视了。虽然频道里找不出好节目,但时间总得混啊。

再碰上于七,就和他交谈起来。原来,人家还是个退休的处长,也不在乎钱。于处长在城郊买了座别墅,儿子在国外,女儿在沿海,老两口闲得无聊,就把农村的花草打理一番。他送人,没人要,可是卖,却有人要。这钱呢?全捐了,城里有所特校,就是残疾人学校,于七每隔一段时间,就把这钱送去,定点帮助一个从老山上来上学的孩子,他有先天性心脏病。

秦晓阳把于七的故事讲给老婆听,老婆也很感动,原来,一株平凡的扁竹叶,里面也有深深的爱。

那株鳶尾草开出了紫色的花,有一股淡淡清香,笼罩室内。

有一天晚上,老婆突然在晚上三点多钟叫起痛来。

于是没有爱好的秦晓阳,日子过得不咸不淡。

秦晓阳抚摸着老婆的身子——这儿,这儿,还是这儿?

这儿。

那不是肝吗?

秦晓阳去寻药,家里有个常备药盒子,里面有板兰根,PPA,黄连上清丸等,可没有一样是止痛的。

老婆已大汗淋漓。

你那株扁竹叶,快去给我扯来。扁竹叶?

你笨啊,它清热解暑,止肝痛的,以前我抓中药,医生说过。

秦晓阳到阳台扯起扁竹叶,洗干净,切碎,泡水,不一会儿水变成淡黄色的,给老婆喂下,还真神了,不一刻钟,老婆的痛就停了下来。

第二天,送老婆到社区医院,

给医生讲起昨晚的事,医生说,对啊,扁竹叶是药,作用大呢。

从此,秦晓阳家的阳台,种满了从于七那儿一块钱一株买来的花草——紫苏(止咳平喘)、野菊花(清热解暑),四方马兰(活血行气),马齿苋(消化积滞)等等,不下二十种。

在花草的世界,秦晓阳再没有感到寂寞和无聊。他就像这些花草,活得青绿茁壮。

忘, 并且有千里迢迢的慕名探访者, 自然有其个中妙处, “妙”在何处?

花果山本无奇“花”异“果”, 不过是些杨柳松柏槐和板栗树,缘何以“花果”为名?至于赋予射阳山人驰骋的想象、浪漫的情怀,而又孕育出家喻户晓的孙悟空,再由孙悟空而蜚声,则更是让这座小山承担了莫大的“责任”。人们习惯以大名冠以小山,其情可悯,只是山还是这座山,不会因所冠之名而让自己有所改变,还是静静地也是亲切地承接着时日日月风两人来人往,做自己普普通通的小山,过自己平平常常的日子,纷攘争斗,不染一丝风尘,沧海桑田,善待芸芸众生。

下得山来,回望花果山,依然是云山雾罩中,只是一个“妙”字似乎也在这云雾之中若隐若现了。

人在旅途

那些租来的房子

平生第一次租房住是我初中时,租的是我家邻居的房子,120块一个月。一楼靠街的两间房打通为一体,塞满我家的全部家当,像个堕胎的孕妇。人走路时都是踉跄的,要踩着脚从一堆杂物中寻找缝隙。

没办法,那年暑假,爸妈决定对我家大装修。用我妈充满豪情的话说,就是“从里到外换新颜”,可怜我要忍受三个多月没有电视看,真是生不如死。

房东是一对很吝啬的老夫妻。从不开灯,不看电视,每晚点根蜡烛照明;老头一个人走在街上,看到路边别人扔的木头,就偷偷抱回来几根,他们家还在用原始的大灶做饭;我洗澡时多放了一会儿水,老太太就指责我“不懂得过日子”,老头儿则在一边阴暗地骑着柴……我数次回我为啥搬到这里,我妈叹口气:“只有这里离咱家最近,房间最大,能塞下咱家这么多破烂。”

爸妈天天在家监督装修,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,写完作业,备感孤独。于是把我爸所有的书,包括他建筑专业的书都翻出来,认真阅读了一番,并差点萌发了当一个建筑师的理想。看完书,天还没亮,我就上街找死党溜达一圈,进食两根冰棒,又在她家蹭了一会儿动画片看;回家后,已是夜晚,爸妈早就累得呼呼大睡,做好的饭用报纸盖着。我默默吃完饭,把碗推到一边,开始发呆,回味下午看的动画片,面前还假模假式地放一本书。一转眼就到了12点。我上床睡觉,刚躺下,突然一只蝙蝠跳到我的嘴上,我差点一口咽下去。哆哆

永不等边的三角形

——《我就在你身边》后记

在父母和子女组成的三人小家庭中,三个人的关系,是一个永不等边的三角形。子女永远是最长的那条线,父母的两条边,有时长一些,有时短一些,三条线手牵着手,撑起一片幽美的风景。

女儿读高中时写过一篇作文《父爱如山》,原来父女之间有那么深的误解!不过,结论让人欣慰。女儿说,山是沉默的,沉默中有大爱,山是刚强的,刚强中有对它孕育的生命的柔情。

我一直搞不清我在女儿心目中的形象。就是说,对女儿如何评价自己缺乏自信。我说说我对我的父亲的印象。

父亲读的师范,一生为人师表。刚刚20岁出头就当上校长,此后,小学校长,中学校长,高中校长直至退休。说心里话,我不喜欢我的父亲。在我的印象中,他是那么严厉,对子女从来不会面露笑容。我直到读大学,还常常做梦被父亲训斥得哭醒过来。进入社会以后,我开始重新认识父亲。他对学子的爱心使我萌生了对师道的一份敬仰。村里一些穷孩子考上大学学不起,他总是帮着筹足了钱,总是带头拿一份,又总是不见这些钱还回来。所以,父亲从参加工作直至退休,一直债务缠身。这些年回家给父亲过生日,总是碰到亲戚和邻里圈外的一位年轻人,先是一个

强词有理

告别贺卡又如何

□ 李伟明

一年的时间又只剩下尾巴了。往年这个时候,正是新一轮贺卡准备闪亮登场之际,一些单位也在为此事忙得不亦乐乎。凭感觉,今年的情形应该和以前大不一样。几个在邮政部门上班的朋友证实说,销售贺卡的事,至今几乎没什么动静,而前来洽谈定制贺卡业务的国有单位,更是影子都找不到了。看来,前不久中纪委发出《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》,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果。

记忆中的贺卡,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,我读初中的时候。那年头,生活单调,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显得她补多了。辞旧迎新之际,同学们纷纷掏出平时不太舍得用的零花钱,买上几张贺卡,选择若干好友,认认真真地写上几句祝福的话,或邮寄出去,或直接交到对方手上。收到的贺卡,因为不可能太多,便显得珍贵了,至少得好好保存几年吧。那时的贺卡,块头不大,是真正的卡片一张,但简单而不失美观,印在上面的一些摄影、美术作品,至今还让人忘不了那赏心悦目、意境深远的画面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贺卡也“与时俱进”了。形式上,纸张越来越大,到后来,有的规格比一本16开的杂志还大,反而让人不方便存放;包装越来越豪华,除了贺卡本身,很多还带上了精美的信封,高档些的还在里面附上了纪念邮票之类。在这种形势下,寄小版的贺卡(也就是原始的明信片)似乎显得廉价了,有点“身份”的人,也许都在不自觉地攀比。自然,价钱也越卖越贵,有些要十几元一份,若要自掏腰包,寻常百姓哪敢问津。多数贺卡还和兑奖挂上了钩,我认为,这也是贺卡变味的最关键之处。到了新年前后,收到的贺卡数量一年比一年多,看上面的内容呢,恰恰相反,越来越单一,基本是

人在旅途

那些租来的房子

嗦嗦叫醒我爸,他疲惫地拿起自己的大皮鞋“啪”一下,又转身回去睡了。我则一个人看着地上轴蚰的尸体发呆。突然,“咔嚓”,一块墙皮又掉到了我的头上。

三个月的漫长时光终于过去了。回到家里,我没有对客厅巨大而显眼的水晶吊灯表现出任何惊叹,而是对着墙角那陪了我12年的24寸黑白电视热泪纵横。

第二次租房住,是大学门口的腐败巷,一个朝东的小房间,大约10平方米,350块一个月。沿着墙根大跨步走三下就丈量完了。一张床,比我的身体稍大些;一个颤巍巍缺了条腿快要倒掉的巴掌大的小桌子;一个洗澡间,热水器里面的水总是烧30分钟还不热,第31分钟,你会突然闻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。

太痛苦了,但我要准备9月份的司法考试,而学校暑假又不开门。看到大家都回家,在校门口租房复习考试,我觉得自己如果回家简直是影响学习,并且十分罪恶的一件事。那时,腐败巷里多数房东还是农民,虽然户口成了城里人,但身上还保留着农民的淳朴。房东之间也是有竞争的,我们房东大房的宣传口号是:住进来就成了一家。帮东大妈体型肥胖,性格豪爽。每天义务帮你打两壶热水。所以她家的小楼里总是住得满满的。

这样住了大概一个星期,一天晚上,我听到对门住的男生在哭,打开门一问,他被人入室盗窃了。他早上出去上了个自习,下午

人,后来带着女友,再后来又带着儿子。听母亲讲,小伙子初中毕业那年,因为父母双亡面临失学,父亲觉得可惜了孩子,就把他接到自己管的高中读书。他3年学习期间,和我读高中的弟弟在家同桌吃了3年饭,直至考上大学。这是父亲传给我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,教我怎么做人的事,我自认达不到他那种境界。

我的父亲像一面镜子照出我的影子。我这么看父亲,女儿是否也以同样的目光看我?父亲影响子女,润物无声。我的父亲对我,包括我对女儿,不管她有没有意识到,认与不认。

从女儿四五岁开始,我带她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上书店、逛书摊,她由此沾染了读书的爱好。入学之后,我始终扮演着她的读书“秘书”的角色。小学阶段,她对《红楼梦》产生了兴趣。我见到相关的书籍,必全数购进。她的《论林黛玉之死》,言之成理,言之有据,算是一个小学生难得的研究成果吧!一个暑期,我带她拜访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,面对红学泰斗,她落落大方地请教了一连串问题。冯先生兴致很高,把刚刚出版的著作送给她,并亲笔题字:“瞻红学小友楚楚留念。”初中阶段,她说要读《世说新语》,我跑了大半个济南,在山东路东头的三联书店地下一层,淘到了这本厚重的

大书。她用一个月暑假读完,作了详细的笔记,这为她加厚了古文底子。女儿的读书兴趣时常乾坤大挪移。高中阶段想学法语,假期里自己报了班,早起晚归,风雨无阻。2004年,她对列宁发生了兴趣,一遍遍催促我给她买《列宁传》。问过十余家书店,全部缺货,后来在北京一家书店买到了。书店管理员边包装边嘟囔:现在还看这种书?我说,还是一位中学生呢!管理员闻言表情木呆,五官极度变形。

女儿读书,做事随行任性,我们做父母的也怀一份淡然心。女儿上大学,出国读研,声明不学经济管理,不读法律,自己选择专业。最后,考进索邦大学研究法国文学,研究生论文是关于萨特戏剧。女儿做起事情来,不刻意为之,却常有意外之喜。赴巴黎留学,本来是奔着巴黎第七大学,考试时却被三大、四大同时录取。女儿性情随和,不管走到哪里,都结交下几个交情很铁的哥们姐们,她是一个很阳光的人,有一种很阳光的心态。

我对女儿的人生有过强硬干预,有成功的,也有失败的。女儿大学毕业前,面临就业还是出国读研的选择:她不想继续读书了。我对她的“歪理邪说”表示了强烈不满:你是学外语的,不出国看看,你这个外语我都不认!毕竟女儿心中有个“欧洲梦”

□ 傅绍万

挥之不去。那是她赴北京参加大学法语小语种考试前夜,父女俩大讲美好前景,考上法语专业,毕业后赴法留学……说着说着,父女俩双双陶醉于塞纳河,卢浮宫,巴黎圣母院的美景!梦想的种子重长新芽,女儿才有了法国留学这段经历。去年七八月份,我再度按按自己的意愿影响女儿,完全失败。我希望女儿研究生毕业后能在索邦读博,多接触些世界顶级的专家学者。但是,父女俩相隔万里重洋,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争吵。她说:你全是为了自己,你是想在我的身上实现你没有实现的理想!我无言以对。父女之间长时间冷战。

留法期间,女儿和妈妈经常对话,我也偶尔参与其中。实话实说,我对做妈妈的许多想法,做法并不认同。我感觉妈妈迁就女儿,自己的主见太少,更缺乏强力引导。妈妈就像台下忠实的粉丝,一味为女儿鼓掌喝彩;妈妈就像专职摄影师,欣赏她为女儿拍下一张张彩照。在父女的冲突面前,妈妈又常常是女儿最坚定的同盟军。但是,妈妈的选择最实际。作为父母,我们这代人,能和孩子对起话来,就不容易。父母和子女在对话中,可以达到思想感情的融通,你也伴随着子女一起成长。有了妈妈这个角色,父母子女组合起来的永不等边的三角形才坚固,才产生和谐之美。

时尚辞典

他们在网络写作

□ 李小米

他们持续地写着,像星星在天幕闪烁,如萤火虫在草丛跳跃。他们是网络上的草根写作者。

我的友人抹布说,你知道世上什么最美吗,是一个个被时光大水泡过煮过的中国文字。抹布这辈子,吃的不是文字饭;他是一名监理,在一些施工现场,面对一砖一瓦的垒砌,掌控着它们得按规矩来。抹布在网络写作,也没名利的羁绊,天马行空,却常让我感觉有雷霆万钧的力量。抹布发出的,是自己的独立之声。一个人的写作,好话说话,多简单呀,但不知你有没有发现,一个人一辈子,说过不少敷衍、重复、应景、矫情、虚伪、恭维、言不由衷的话,把这些话剔除后,剩下的话,就没多少了。我生活在一个多雨多雾之城,一年之中,天蓝得被水洗过一般的日子,也没多少。

抹布说,写作是对自己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讨好,这样的前提是,你必须真诚地面对自己,然后才从容表达。有次醉酒,抹布一气在网络上了写了三万多字,感觉胸腔里有一股大水,要倾泻出来。在网络上了写了那些文字,感到这个貌似喝大了的男人,清醒得可怕。其实我也是这样,有一次喝大了后,面对群山呼喊,我爱周郎相拥着的小乔。

想起有一年,我那乡下一个大肚子农妇,患了腹积水,舍不得花钱到医院医治,就买了一把菜刀,哗啦一声劈开肚子,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场惨烈的手术。其实写作也是这样,忍不住内心的肿胀,操起刀,一刀刀劈开灵魂。生活的真相有时也是那么无奈与残酷,但有人说得很好,你发现了生活的真相后,更爱它了。写作也是这样,你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拯救,潜入深水下,探出头来,再次呼吸,又潜入水中。

生活在乡间的网络写作者草蛇,在集镇上开一家小店,卖矿泉水、酱油、鱼皮花生、大蒜那些日常生活用品。有写作者来访,草蛇就和他们吃鱼皮花生,喝自己的蜂蜜酒。草蛇在网络,是一个活跃的作者,由于他的热心,在网络上结交了好多写作的朋友,从网络蔓延,渗透交集到生活中。常常,他打点了简单行李,坐上火车就去和那些网络写作者见面。他把小店交给八十多岁的乡下婆婆打理,婆婆算账常糊涂,有好多次把人家递来的五十元按照一百元颤巍巍算账了。草蛇也不计较,笑眯眯地说,我想我婆婆活到一百岁,到时我在网络上给她开一个纪念馆。草蛇去和网络写作者见面,和他们喝酒,游青山绿水,然后话别,没有拥抱,却常感到意犹未尽。与他们,仿佛深入了彼此灵魂,却只是一衣带水轻轻飘过,灵魂与灵魂彼此默默旁观,这样才没负担,在交情里绵绵。平时,草蛇在乡间最喜欢的事,就是凝望树叶上的露水、草叶上的霜。

还有一个叫醉鹰的男人,他说他是一个城市里东西西逛的闲人,这男人古文字造詣颇深,在网上用又白又古的夹生文字写作,有无数爱好古文的老头儿粉丝。有一年,他被人请到乡下,为一棵千年银杏树写了一篇赋,他在树下边喝边写,不到一个小时就龙飞凤舞出来。后来我听说这赋,居然被一个当地卖牛的贩子铭刻在石头上去了。那天写完后,醉鹰在树下睡了一觉,醒来时已是子然一人,碰见一辆老式拖拉机突突开来。那人听说他是城里来为树写赋的,就用拖拉机把他送到了城郊,拖拉机不准入城,醉鹰就独自踉踉跄跄回城,突然转身,取下脖子上的珠子送了那人,祝他一生平安。

我和这些网络写作者游荡在网络,有时感觉是在蓬莱仙岛隔空相遇。